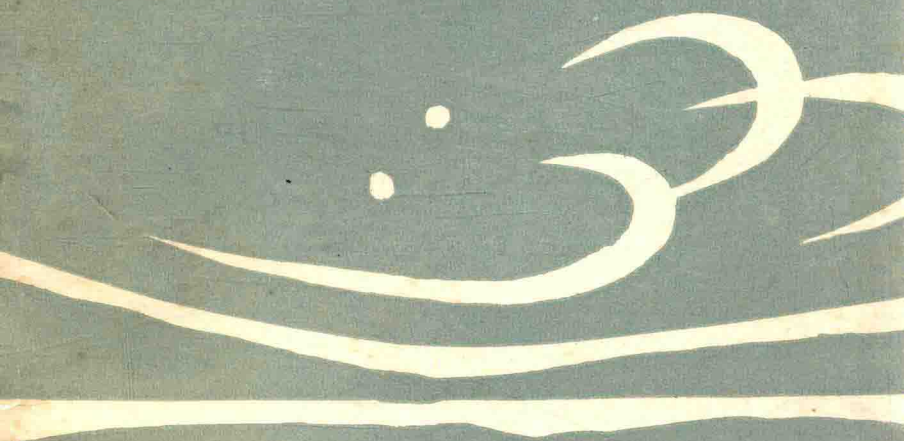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

散文选 1



中国当代散文选

(一)

北京师院中文系
现代文学教研室编

一九八三年三月

前 言

为了配合《中国当代文学》课的教学，我们编选了这套教材，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中国当代小说选》、《中国当代散文选》、《中国当代诗歌选》和《中国当代戏剧选》共五种。这五种教材所选篇目，是依据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并参考了十院校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的内容选编的。由于课时和教材篇幅限制，以及编者水平有限，遗漏或不当之处恐不在少，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当代散文选》所选录作品，包括抒情、记事散文，特写，报告文学，杂文和革命回忆录。上下时限为自一九四九年十月起至一九八二年止。先后顺序大体是按照发表（或写作）时间排列的，分为一、二两册。

《中国当代散文选》是由阎青山同志负责编选的。

编 者

一九八三年三月

目 录

- 忆鲁迅先生·····巴 金(1)
- 谁是最可爱的人·····魏 巍(4)
- 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巴 金(10)
- 婚 俗·····孙 犁(14)
- 毛主席向着黄河笑·····臧克家(18)
- 在柴达木盆地·····李若冰(22)
- 王家斌·····柳 青(36)
- 在桥梁工地上·····刘宾雁(44)
- 香山红叶·····杨 朔(82)
- 社稷坛抒情·····秦 牧(85)
- 天山景物记·····碧 野(92)
- 在遥远的海岸上·····秦 牧(99)
- 第二次考试·····何 为(103)
- 小桔灯·····冰 心(107)
- 记金华的两个岩洞·····叶圣陶(110)
- 依依惜别的心情·····魏 巍(114)
- 叶 笛·····郭 风(122)
- 早霞短笛·····柯 蓝(130)
- 松树的风格·····陶 铸(137)
- 黄山小记·····菌 子(140)
- 日 出·····刘白羽(145)
- 海 市·····杨 朔(149)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王 石 房树民(158)
井冈山记·····	袁 鹰(173)
土 地·····	秦 牧(183)
古战场春晓·····	秦 牧(190)
长江三日·····	刘白羽(195)
茶花赋·····	杨 朔(204)
记一辆纺车·····	吴伯箫(207)
花 城·····	秦 牧(212)
樱花雨·····	杨 朔(218)
樱 花·····	刘白羽(222)
荔枝蜜·····	杨 朔(234)
花·····	曹靖华(237)
樱花赞·····	冰 心(240)
歌 声·····	吴伯箫(245)
挥手之间·····	方 纪(250)
武当山记·····	碧 野(258)
雪浪花·····	杨 朔(269)
秋色赋·····	峻 青(274)
访沈园·····	郭沫若(280)
潘 虎·····	邓 洪(284)
飞夺泸定桥·····	杨成武(294)
九个炊事员·····	谢方祠(304)
奠基礼·····	徐海东(309)
生命的三分之一·····	邓 拓(315)
一个鸡蛋的家当·····	邓 拓(317)
伟大的空话·····	邓 拓(320)
赵括和马谡·····	吴 晗(323)

“谢本师”	唐 弢(326)
枫叶礼赞	孟 超(328)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穆青 冯健 周原(330)
韶山的节日	周立波(351)
珍珠赋	谢 璞(358)

忆鲁迅先生

巴 金

从北京图书馆出来，我迎着风走一段路。风卷起尘土打在我的脸上，我几乎睁不开眼睛。我站在一棵树下避风。我取下眼镜来，用手绢擦掉镜片上的尘垢。我又戴上眼镜，我觉得眼前突然明亮了。我在这树下站了好一会，听着风声，望着匆忙走过的行人。我的思想却回到了我刚才离开的地方：图书馆里一间小小的展览室。那地方吸引了我整个的心。我有点奇怪：那个小小的房间怎么能够容纳下一个巨人的多么光辉的一生和多么伟大的心灵？

我说的是鲁迅先生，我想的是鲁迅先生。我刚才还看到他的手稿、他的信札和他的遗照。这些对我也是很熟悉的了。这些年来我就没有忘记过他。这些年来在我困苦的时候，在我绝望的时候，在我感到疲乏的时候，我常常想到这个瘦小的老人，我常常记起他那些含着强烈的爱憎的文章，我特别记得：十三年前的两个夜里我在殡仪馆中他灵前的情景。半截玻璃的棺盖没有掩住他那沉睡似的面颜，他四周都是芬芳的鲜花，夜很静，四五个朋友在外面工作，除了轻微的谈话声外，再也听不见什么。我站在灵前，望着他那慈祥的脸，我想着我个人从他那里得过的帮助和鼓励，我想着他那充满困苦和斗争的一生，我想着他那对青年的热爱，我想着他那对中国人民的关切和对未来中国的期望，我想着他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华北、阴云在中国天空扩大的时候离开我们，我不能相信在我眼前的就是死。我暗暗地说：他睡着了，他会活起来的。我曾经这样地安慰过自己。他要是能够推开棺盖坐起来，那是多么好啊。然而我望着望着，我走开，又走回来，我仍然望着，他始终不曾动过。我知道他不会活起来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象立誓愿似地对着那慈祥的面颜说：“你象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连我这渺小的青年也受到你的光辉，你象一颗永不殒落的巨星，在暗夜里我也见到你的光芒。中国青年不会辜负你的爱和你的期望，我也不应当辜负你。你会活下去，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中国青年的心里，活在全中国人的心里。”的确，这些年来他的慈祥的笑脸，和他在棺盖下沉睡似的面颜就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记忆。在困苦中，在绝望中，我每一想到那灵前的情景，我又找到了新的力量和勇气。对我来说，他的一生便是一个鼓舞的泉源，犹如他的书是我的一个指路者一样。没有他的《呐喊》和《彷徨》，我也许不会写出小说。

又是过去的事了，那是更早的事。一九二六年八月我第一次来北京考大学，住在北河沿一家同兴公寓。我在北京患病，没有进考场，在公寓里住了半个月就走了。那时北海公园还没有开放，我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在北京我只有两三个偶尔来闲谈的朋友，半个月中间始终陪伴我的就是一本《呐喊》。我早就读过了它，我在成都就读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狂人日记》和别的几篇小说。我并不是一次就读懂了它们。我是慢慢地学会了爱好它们的。这一次我更有机会熟读它们。在这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艺术的力量。以后的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我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后来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更热爱地读熟了它们。我至今还能够

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我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学到了一点驾驭文字的方法。现在想到我曾经写过好几本小说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这第一个使我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人。拿我这点微小不足道的成绩来说，我实在不能称为他的学生。但是墙边一棵小草的生长，也靠着太阳的恩泽。鲁迅先生原是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

不，他不止是一个太阳，有时他还是一棵大树，就象眼前的树木一样，这树木给我挡住了风沙，他也曾给无数的年青人挡住了风沙。

他，我们大家敬爱的鲁迅先生，已经去世十三年了。每个人想起他，都会立刻想到他的道德和他的文章。这是他的每个读者、每个研究者永远记住，永远敬爱的。他的作品已经成了中国人民的宝物。这些用不着我来提说了。今天看完了关于他的生平 and 著作的展览会出来，站在树下避风沙的时候，我想起来：

这个巨人，这个有着伟大心灵的瘦小的老人，他一生教导同胞反抗黑暗势力，追求光明，他预言着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的到来，他为着这个前途花尽了他的心血。他忘了自己地为着这个前途铺路。他并没有骗我们，今天他所预言的新中国果然实现了。可是在大家、在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候，他却不在我们中间露一下笑脸。他一生诅咒中国的暗夜，歌颂中国的光明。而他却偏偏呕尽心血，死在黑暗正浓的时候。今天光明的新中国已经到来，他这个最有资格看见它的人却永远闭上了眼睛。这的确是一件叫人痛心的事。为了这个，我们只有更加感激他。

风一直不停，阳光却更灿烂地照在街上，我已经歇了一会儿，我得往前走了。

1949年10月11日

(选自《人民文学》1949年创刊号)

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 巍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事情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湖水，在放纵奔流着；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当然，我们的工农群众就是无比可爱的；可是这里我想说的是他们的子弟，那些拿起枪来献身革命斗争的工农子弟，那些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们，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哩，既看不出他们有甚么高明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丰盛细致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到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地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地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地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地美丽和宽广！

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

还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隅里敌人的逃路。当他们赶到书堂站时，逃敌也恰恰赶到那里，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这支部队的先头连就匆匆占领了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阻住敌人。一场壮烈的搏

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了三十二架飞机、十多辆坦克和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象谷个子似地在地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拚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这场激战整整持续了八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呼呼地冒着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也要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掐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摁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弹体上沾满脑浆；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国鬼子，脑浆迸裂，涂了一地。另有一个战士，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在掩埋烈士们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些人的手指都掰断了。……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他们却打死了三百多敌人，更重要的，他们使得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来，聚歼了敌人。

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书堂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和用刺刀跟敌人拚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官全、王金侯、赵锡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贵生、崔玉亮、李树国。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

这个营长向我说了以上的情形，他的声调是缓慢的，他的情感是沉重的。他说在阵地上掩埋烈士的时候，他掉了眼泪。但他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他们伤心，我是为他们骄傲！我觉得我们的战士太可爱了，太伟大了，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得掉下泪来。”

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以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自豪吗？

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而对朝鲜人民却是那样地爱，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

在汉江北岸，我遇到一个青年战士，他今年才二十一岁，名叫马玉祥，是黑龙江青岗县人。他长着一副微黑透红的脸膛，高高的个儿，站在那儿，象秋天田野里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可爱。不过因为他才从阵地上下来，显得稍微疲劳些，眼里的红丝还没有退净。他原来是炮兵连的。有一天夜里，他被一阵哭音惊醒了，出去一看，是一个朝鲜老妈妈坐在山岗上哭。原来她的房子被炸毁了，她在山里搭了子窝棚，窝棚又被炸毁了。回来，他马上到连部要求调到步兵连去，正好步兵连也需要人，就批准了他。我说：“在炮兵连不是一样打敌人吗？”“那，不同！”他说，“离敌人越近，越觉着打得过瘾，越觉着打得解恨！”

在汉江南岸的那些日子里，有一天他从阵地上下来做饭。刚一进村，有几架敌机袭过来，打了一阵机关炮，接着就扔下了两个大燃烧弹。有几间房子着了火，火又盛，烟又大，使人不敢到跟前去。这时候，他听见烟火里有一个小孩子哇哇哭叫的声音。他马上穿过浓烟到近处一看，一个朝鲜的中年男人在院子里倒着，小孩子的哭声还在屋里。他走到屋门口，屋门口的火苗呼呼的，已经进不去人，门窗的纸已经烧着。小孩子的哭声随着那

滚滚的浓烟传出来，听得真真切切。当他叙述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我能够不进去吗？我不能！我想，要在祖国遇见这种情形，我能够进去，那么，在朝鲜我就可以不进去吗？朝鲜人民和我们祖国的人民不是一样的吗？我就踹开门，扑了进去。呀！满屋子灰洞洞的烟，只能听见小孩哭，看不见人。我的眼也睁不开，脸烫得象刀割一般。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上着了火没有，我也不管它了，只是在地上乱摸。先摸着一个人，拉了拉没拉动；又向大人的身后摸，才摸着小孩的腿，我就一把抓着抱起来，跳出门去。我一看小孩子，是挺好的一个小孩儿呀。他穿着小短褂儿，光着两条小腿儿，小腿儿乱蹬着，哇哇地哭。我心想：‘不管你哭不哭，不救活你家大人，谁养活你哩！’这时候，火更大了，屋子里的家具什物也烧着了。我就把他往地上一放，就又从那火门里钻进去。一拉那个大人，她哼了一声，我就使劲往外拉，见她又不动了。凑近一看，见她脸上流下来的血已经把她胸前的白衣染红了，眼睛已经闭上。我知道她不行了，才赶忙跳出门外，扑灭身上的火苗，抱起这个无父母的孩子。……”

朋友，当你听到这段事迹的时候，你的感觉又是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最可爱的人吗？

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些。但战士们是怎样想的呢？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雪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咱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儿干脆放下，兴奋地说：“就拿吃雪来说吧。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甚么就做点甚么。”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憋闷得慌哩，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

阳不能晒，光光的马路不能走。可是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呀，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呀。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蹑蹑、边说话也行。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也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所以，”他又把雪放到嘴里，象总结似地说，“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甚么，吃这点苦又算甚么哩！”我又问：“你想不想祖国呀？”他笑起来，“谁不想哩，说不想，那是假话，可是我不愿意回去。如果回去，祖国的老百姓问：‘我们托付给你们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啦？’我怎么答对呢？我说‘朝鲜半边红，半边黑’这算甚么话呢？”我接着问：“你们经历了这么多危险，吃了这么多苦，你们对祖国对朝鲜有甚么要求吗？”他想了一下，才回答我：“我们甚么也不要。可是说心里话，——我这话可不一定恰当呀，我们是想要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他笑着，用手指比个铜子儿大小，怕我不明白，又说：“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我们愿意戴在胸脯上，回到咱们的祖国去。”

朋友们，用不着多举例，你已经可以了解我们的战士是怎样一种人，这种人是甚么一种品质，他们的灵魂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

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是这么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一定会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1951年4月1日夜草

(选自《谁是最可爱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巴 金

我们在三月二十二日上午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

外面开始在飘雪，洞子里非常暖和。这是一间并不太大的会议室，在靠门的一边的低矮的石顶盖下，悬着两盏没有灯罩的电灯，灯下放了一张简单的桌子，桌上有几个玻璃杯，四把简单的椅子放在桌子前面，椅子后面有十多根白木板凳。

我们十七个从祖国来的文艺工作者坐在板凳上，怀着兴奋的心情，用期待的眼光望着门外阴暗的甬道。我们等待了一刻钟，我们等待着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愿意别人多提他的名字，可是全世界的人民都尊敬他为一个伟大的和平战士。全世界的母亲都感谢他，因为他救了朝鲜的母亲和孩子。全中国的人民都愿意到他面前说一句感谢的话，因为他保护着祖国的母亲和孩子们的和平生活。拿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来说，拿他的保卫祖国的功勋来说，我们在他面前显得很渺小。所以在听见脚步声逼近的时候，一种不敢接近他的敬畏的感觉，使我们突然紧张起来。

他进来了，我们的注意的眼睛并没有看清楚他是怎样进来的。一身简单的军服，一张朴实的工人的脸，他站在我们面前显得很高大、很年轻。他给我们行了一个军礼，用和善的眼光望着我们微笑着说：“你们都武装起来了！”就在这一瞬间，他跟我们中间的距离忽然缩短了、消失了。

我们亲切地跟他握了手，他端了一把椅子在桌子旁边坐下来，

我们也在板凳上坐下了。他拿左手抓住椅背，右手按住桌沿，象和睦家庭中的亲人谈话似地对我们从容地谈起来。他开头就说：“朝鲜人是个可尊敬的优秀的民族，他们勇敢勤劳，吃苦耐劳。我们来朝鲜以前，对这一层了解得还不够深刻。他们被日本帝国主义压榨了几十年，现在又遇着象美帝国主义这样残暴的敌人。他们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战斗中已经尽了他们的责任。”

从朝鲜人民他又谈到美国的侵略军，他说：“过去我们看惯了日本兵的暴行，美国军队的残忍凶狠只有超过日本兵。所以朝鲜人是那样普遍地仇恨美国侵略军。在美国侵略者居然不顾一切，用起毒瓦斯和细菌武器来了。苏间科学家说：我们科学家用种种方法要扑灭鼠疫，消灭害人的细菌；美国侵略者反而在各处撒布病菌，这真是丧失了人性。我们的战士说：我们连飞机、大炮都不怕，还会让这些蚊子、苍蝇吓倒！”

他的明亮的眼睛射出一种逼人的光，我们看出来他对美帝国主义者们的憎恨跟他对朝鲜人民的热爱是一样的深。他有点激动了，揭下军帽放在桌子上，露出了头上的一些很短的白发。这些白发使我们记起他的年纪，记起他过去那许多光辉的战绩。我们更注意地望着他，好象要把他的一切都吸收进我们的眼底。大部分的同志都不记笔记了，美术组的同志也忘了使用他们的画笔，为的是不愿意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他又抓起帽子戴在头上，拿右手摸了摸嘴，然后把手放在膝上继续谈起来。他用关切的口气，用具体的例子谈到抗美援朝对祖国的关系；谈到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和对美国侵略军作战的经验；谈到几次战役胜利的原因；分析帝国主义阵营中间的矛盾和美国统治阶级中间的矛盾；然后又谈到朝鲜停战谈判的前途。我们记住他的这样的话：“我们的兵法家孙子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相反地敌人始终对我们摸不清楚。敌人愿意跟我们谈